

世界政坛风云人物传记丛书

阿拉法特传

YASSER ARAFAT BIOGRAPHY

[英] 阿兰·哈特 / 著



YASSER ARAFAT

时代文艺出版社

Arafat

© 1989 by Alan Hart

© 1996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安排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国际)授权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阿拉法特传

作 者: 阿兰·哈特

责任编辑: 李 杰

责任校对: 王旭伟

策 划: 王金亭

装帧设计: 李 栋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书林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4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077—9/I·1034

定 价: 29.00 元



1983 年，阿拉法特在日内瓦联合国大会上演说

(联合国收藏)



1952年末，23岁的学生领袖阿拉法特(右)向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呈交用鲜血署名的请愿书



1967年6月“六天战争”之后，阿拉法特同埃及总统纳赛尔首次会晤



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国王



1983年12月，阿布·杰哈德和乌姆·杰哈德撤离特里波利



1982年夏，贝鲁特被围困期间，阿拉法特沉思军事败北



一杯蜜糖水
是阿拉法特享受的小小奢侈品



阿拉法特会晤谢邦定先生

(巴勒斯坦朋友收藏)



阿拉法特与主要译者谢邦定先生交谈





亚西尔·阿拉法特与
苏哈·阿拉法特秘密结婚

(苏哈·阿拉法特私人收藏)



苏哈·阿拉法特。亚
西尔·阿拉法特珍爱的
照片

(苏哈·阿拉法特私人收藏)



亚西尔·阿拉法特与苏哈·阿拉法特近影

(谢邦定先生摄)



阿拉法特和孩子们在一起

献给我众多的以色列朋友和其他犹太朋友……希望此书所讲事实能鼓励他们和他们的朋友给和平以机会。

第四版序言

对过去40年中绝大多数时日来说，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知情的和理智的公开讨论及研究如何结束这场冲突，是不可能的。这里的问题，总起来说，是北美和西欧的主要宣传媒介和大的出版社封锁这类情况，以色列的绝对支持者认为这种情况给予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存在和要求以合法性。在这篇简短的序言里，我要扼要说明，为什么这种保持缄默的密约必须被打破。

在缺乏通过谈判结束阿以冲突的情况下——条件是将满足以色列的真正安全需要和巴勒斯坦人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实现自决的合法要求——中东是一个正在俟机发生爆炸的地区。一些专家认为这一地区的末日是可预见的，但仍可防止，其情景的轮廓如下：

以色列拒绝从它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几乎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这种撤出是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所要求的。而在阿拉伯方面，对于以色列能被说服同意以土地换取和平的信念彻底消失。在阿拉伯世界的一场剧变，表现为现存阿拉伯制度（它曾长期准备谋求一项同以色列的体面的和解）的推翻和它由革命的政权所取代，这些革命的政权将准备采用一切手段和不惜任何代价对抗这个犹太国。

1971年，果尔达·梅厄在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准备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谈到这个题目，即以色列如果在战场上面临某种失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她说的话促使我提出下面补充的问题：“总理，你是在说，以色列将准备把这个地区甚至把整个世界同它一起砸得粉碎吗？”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的，这就是我

正在说的确切的意思。”在这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伦敦《泰晤士报》社论力劝它的读者们赞同梅厄夫人所陈述的任何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在一个末日到来的情况下会怎样作出反应……报以一个核的玛萨达^①。

地区大战的前景，正在成为在北美、西欧（无疑的也在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苏联）的讨论会上进行议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真正的专家们似乎同意，如果以色列使用它的核武器，大概将会有不下于4 000万阿拉伯人被杀害。但是，这个状况和犹太国的消失很可能仅仅是全球性灾难的开始。即使两个超级大国能够避免陷入最后一轮冲突，在中东的这样一场爆炸的后果不会局限于这一地区。随着失去阿拉伯的石油、贸易和金融，全球的经济将会遭受一种打击，各地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将会瘫痪。在一种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当领导人力图维持一个表面的秩序时，在西方被认为的民主将会被独裁主义所代替。在某种情况下，世界会需要一个替罪羊，会出现反对各地犹太人的另一个巨大的转折。

我试图在这一序言中提出一个非常简明的论点，这就是，在地球行星上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与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利害攸关。冒着作为一个危言耸听者被打发的危险，我已经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一地区一场爆炸可能产生的后果，目的是强调对通向和平之路——在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迟之前——进行理智的讨论的紧迫需要。而要举行这样一种讨论，除非公众舆论，特别是在美国的公众舆论，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有较好的了解：他是谁，他真正地代表着什么，他曾经如何冒着他的信誉和生命危险使他的人民准备接受这不可思议的事——同以色列和解；还有，最为重要的，只要犹太国和它的美国盟友允许他这样做，他会以和平的名义提供些什么。

^① 玛萨达 (Masada)，希伯来语，地名。它以巴勒斯坦靠近死海的一片岩石名字命名。犹太一教派的信徒在这里对罗马人进行最后的抵抗。——译注

导 言

这本书介绍同一名字的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是以色列神话中的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另一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活生生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按照以色列官方看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暗杀者的辛迪加”，其领袖是一个“心怀无穷仇恨”的人，如果给他机会，他会试图来完成阿道夫·希特勒所开始的事业。这就是以色列历届政府及其辩护士们告诉以色列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故事。上述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描述，出自以色列政府官方发言人之口，当时格纳赫姆·贝京任政府总理。对阿拉法特的描述则出自贝京先生的继任者伊扎克·沙米尔之口。

本书试图从另一方面来叙述这一史实，同时提出三个论断。这些论断必然会引起许多尖锐的争论。

第一个论断是，在政治解决的可能范围内，没有一位阿拉伯或犹太领导人，像阿拉法特那样做了那么多事情，为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准备基础。

第二个论断是，阿拉法特曾表示，他要劝说他的同事和人民，为取得同以色列的和平相处，为帮助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具体的实际利益，而作出一些非同寻常的让步。如果当时以色列有一位老练的、有胆识的领袖能作出相应的反应，那么，1980年就会得到全面解决，甚至更快些。

第三个论断是，尽管阿拉法特已难以向其日益失望的人民证实政治解决和妥协能够取得成果，但阿拉法特仍不失为阿拉伯方

面掌握和平钥匙的人。在最近的将来的问题是，西方世界的政府，特别是华盛顿政府，能否明智地帮助阿拉法特使用这把钥匙而不是迫使他扔掉钥匙。

我希望支持这三个结论的根据，将有助于推动寻求中东和平途径的更有知识和更为诚实的讨论，而不要等到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为时太晚的时候。

显然，阿拉法特仍然是那些自称是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敌人的主要暗杀目标，因而有些读者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出版者就曾问过，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甚至密切到让我了解他过去的秘密以及他的组织的内幕？

回答是很直率的，但要书写成文字却非易事。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倡议写这本书的是我，别无他人。我花了两年时间来说服阿拉法特，请他腾出足够的时间并给予我信任，使我能写成这本书。即使这样，如果没有他的三位最高级的同事——阿布·杰哈德、哈拉德·喻桑和阿布·伊亚德的协助，我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我努力说服他们，早就应该有一本既有情况而又真实的关于阿拉法特的书，正是他们使我能接近阿拉法特。

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对这一特殊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方面是，在我和他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变化。真正的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热情、富有感情的人，这同对他的宣传形象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我为他的许多突出的富有人性的品德所吸引。我感到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品德，使他变得脆弱。我倒不是说他容易受骗，而是说他容易被伤害。阿拉法特发现我愿以虚心的态度来研究他及他的事业。我认为，他一开始就被我的真诚所感动。我曾告诉他，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不只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有两位是国防部长。我还告诉他，我和果尔达·梅厄之间有过很好的关系，当时她是以色列总理。为此，我得了一个绰号——“果尔达的男朋友”。这是因为每当我会见她之前，我总要先送她一束红玫

瑰。

关于答案的第二方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主要事实如下：1979年底，在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之前，我曾专心致力于一项非正式的、但是最高级别的中东和平计划。我的使命是在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一方和以色列的某些领导人一方之间，开辟并在随后保持一条秘密联系渠道。在以色列这方密谋和平的关键人物，是贝京先生所控制的联合政府的主要对手——工党的领导人。

我的用意是利用这一秘密渠道，向那些一旦执政即有可能积极响应的以色列人，转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准备政治和解的意向。我的计划得到一位最开明的散居在外的犹太领导人及其友人的资助。当时离以色列下届大选还有12~18个月，但没有想到贝京会竞选连任。他一上任，我的计划就告吹了。在贝京统治下的以色列，就连想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和解的念头，也被看成是叛逆。

尽管在我原先为独立电视新闻社和随后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写报道的日子里，曾有多次机会见过亚西尔·阿拉法特，但只是由于和平计划才使我对他有更好的了解，而他也决心给我以一定信任。

当和平计划夭折后，我才研究并决定写这本书。这一计划流产是个悲剧，因为我们确已取得一些坚实进展。在我第二次穿梭会见阿拉法特后，一位以色列人士对我说，“我们正使生米成为熟饭。”假如贝京不连任，那么以色列工党政府有很大可能授权和阿拉法特进行秘密的、直接的谈话。如果那样，历史的进程将会改变。

我把写作此书看成是我本人对和平进程所作的微薄贡献的继续。我要表明，我是作为巴勒斯坦和犹太人的真诚朋友而写这本书的。我对这两个民族都怀有深厚的爱。

一般说来，犹太人可以被看作是西方文明中的知识精华。同

样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精华。这两个来自各种族融合地区的人民，生活在和平相互协调之中，将会使这一地区得到更好的变化和发展，并且也将给全世界带来希望和鼓舞。

要取得和平，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公正和待遇——历史的、合法的和道义的权利。这种公正待遇至少应该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家园的权利。必须指出，按照这一方案，在协商进程结束时，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承认以色列，其代价是取得原曾属于他们的全部土地的不到30%。同意这一方案，以色列应放弃它在国际关系中信奉的首要准则：强权即公理，而正义只是强权者空口说说的抽象概念。正是由于一些强国的领导人和政府，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中制造了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致使我们这些20世纪后期的人类，行走在灾难的旅程中。这就是我所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和平和相互协调之中，将会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和鼓舞的含义。当公理战胜强权得以证实的时候，那么最棘手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以色列首届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说，犹太人“只有保持他们的道德、精神和知识水平”才能得以生存。今天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西·古里安所描绘的他们的生存途径，已被近几届政府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的行动是对全体犹太人的道德准则和价值的一种讽刺。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以色列愿意放弃信奉强权即公理，那么它必将得益甚多，同时也有益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197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被击溃，此后它使用了恐怖武器以表明巴勒斯坦事业继续存在。阿拉法特发出许多信号中的第一个信号，即表明他决心劝说解放运动面对现实（即以色列得以在1967年前的边界内生存）作出让步。从那时起，在巴勒斯坦方面，阿拉法特即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阿拉法特需要以